



## 你的人生可如虹、可成虹

天下万物,最美总在一瞬间;世间万事,动心只在转眼中。

瞬间,眨眼的工夫。眨眼时虽短,“最美”、“动心”却能长存人心间。如,“最美女教师”、“最美司机”、“最美警卫战士”、“最美基层干部”等,不仅口口相传,而且笔笔作传。口传的是感人行,笔传的是动人精神。感人行如风云之色,动人精神似珠玉之声。此色此声,使人深感,人生无论性别,无论岗位,都可出彩,都可放光,一句话,都可如虹。

虹,天地之骄子,阳光之天使。虹,上可承天光,下可接地气。说人生可如虹,是说人的一生,无论长短,在其生命的过程中,都可如虹那般,有绚丽夺目之美姿;都可似虹那样,有清新爽神之美韵。尽管这美姿美韵也会如虹那样,在时空上具有不确定性,然而正是这不确定性,使人生之虹更迷人、更动人。

人生可如虹,美姿美韵固然妙,更妙的,在于人生之虹同自然之虹一样,全然出于无意,成于多彩,源于细微。

出于无意。

虹,无论是生于雨后的平原上,或是成于悬崖的瀑布边,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,绝非有意栽花令花开。这种无意,体现的是生命本然,彰显的是心灵自然。这种本然,无斧凿之痕;如此自然,有天然之工。正因为如此,美姿,让生活更美;美韵,让精神更亮;美姿美韵之光,让当下暖融融,使未来亮堂堂。

成于多彩。

虹,从来不是一种色调。单色不成虹,个色不是虹。惟赤橙黄绿青蓝紫,才成其为虹。虹的这种多彩,颇如人的日常生活,酸甜苦辣样样有,阴晴圆缺条条在。这样的生活,既有烟云日月之伟观,又有雷霆风雨之奇变。这种多彩,让人梦萦;这种生活,让人踏实。

源于细微。

虹,别看既有江河停蓄之壮观,又有日星光辉之腾光,还有秋日气爽之神韵,却源于极其细微的水珠。这些水珠,细到人抓不到,微到人看不清。但正是这细微之物,拉起手来有波澜,阳光一照呈灿烂,让人抬头能见美姿,低头可思神韵,用滴水之微折射阳光的正能量。

人生可如虹,人生可成虹。

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,年仅15岁的刘胡兰,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,呈现出一道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横空之虹。在火热的建设时期,年仅22岁的雷锋,“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,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”,呈现出一道暖人心、飘芬芳的绚丽之虹。在波澜壮阔的新时期,“最美女教师”张丽莉、“最美司机”吴斌、“最美警卫战士”高铁成、“最美基层干部”菊美多吉等,汇集成了一道又一道最亮丽、最感人的惊世之虹。这些“虹”,不分年代,同为“最美”;不论岗位,同为追“梦”。正因为他们有“梦”,关键时刻,能站得出;危急关头,能冲得上。不仅气贯长虹,而且,他们本身就是一道摄人心魄的彩虹。

你的人生,同样可如虹。

张保振

## 厨行吊汤各有窍门

古代没味精、鸡精,在传统烹饪中,鸡汤是调味汤,不是味精加水所能替代的。

汪曾祺先生回忆过,写《红岩》的作家罗广斌总说女孩子是清汤挂面。但他和罗广斌一起吃过清汤挂面,四川人做清汤挂面,用的是撇净油花的纯鸡汤,“清可注砚”。再有开水白菜,汪曾祺头一次吃的时候,很纳闷白开水为什么能做出好菜。“喝了一口,鲜美无比,这不是开水,也是鸡汤。”

唐鲁孙说,煮白汤面的原汤,是把鸡鸭的骨头架子、鲫鱼、鳊鱼、猪骨头、火腿爪放汤大煮,所有骨髓都渐渐融入汤里,煮到色白似乳,自然味正汤浓。他听富春茶社老板陈步云说,厨行吊汤,各有窍门秘不传人。有的另放羊肠,有的把上等虾子缝在布袋内下锅同煮,等汤煮好,再把虾子包拿掉。手法门道名堂甚多,每一家面馆的白汤面都有它自己的独特风味,一般家庭是没法子仿效做的。“要吃上等白汤面,一定要到茶馆去吃。”

《神州轶闻录》一书中有篇《萃华楼的鸡汤菜》,认定当年老字号萃华楼的鸡汤为佳。他们做出的鸡汤,清汤如水,奶汤乳白。清汤要用鸡脯肉、鸡腿肉剁成鸡肉泥,再用凉水调稀往锅里倒。文火煮沸后,清去汤面上的漂浮物,使汤汁干净变清。奶汤用同样的鸡肉泥为料,用火则须猛烈,烧滚数时始见乳白。“所以清汤,是清如水的鸡汤”。萃华楼名菜“清汤燕菜”就是用清如水的鸡汤和上等燕窝做成的,做好后透明清亮,“细看还可见到燕窝的丝纹,吃时清鲜醇香。”

南北朝时,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爱吃水引饼,“挐如箸大,一尺一断,盘中盛水浸,宜以手临铛上,挐令薄如韭叶,逐汤煮”“细如委蕤,白如秋练”。由此想来,水引饼很可能就是清汤面。

来源:北京晚报



## 毕淑敏推出新作《昆仑约定》

作家毕淑敏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书中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,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成长、追寻理想的故事。

日前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活动现场,专家表示,《昆仑约定》塑造了一批不畏艰苦、个性鲜明、敢于牺牲、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。在气候条件恶劣、物资匮乏、医疗条件简陋等重重挑战下,戍边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。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,刻画边疆部队生活,也诠释了人性的光辉。

作家梁晓声表示,这是一部倾注真诚和深厚感情的作品,也是一部在题材上填补空白的作品,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。

“我把那些珍贵的、刻骨铭心的、必须述说的回忆,交给了这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。”毕淑敏说。

史竞男